

黔东南剧本创作选

第一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局编

前 言

文化工作是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文学艺术和新风娱乐等手段促进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相互教育和社会教育，努力创造健康进步和文明礼貌的社会环境。其核心是出作品、出人才。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黔东南州的剧本创作是有成绩的。先后创作和排演了如《中国军人》《丁郎龙女》《善郎娥梅》《友谊酒会》《龚林迷雾》《镜子》《将军之目》《月堂新歌》等一批大小剧目，在州内外和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肯定和交流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曾先后多次通过《演唱资料》《民族演唱》《银屏舞台》《民间侗戏剧本选》等书刊的剧本专集形式，编辑和印发了我州作者创作的几十个剧作。这既鼓舞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也为他们提供了比较的依据，还缓和了专业业余艺术表演团队演出资料不足的矛盾，推动和活跃了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艺术活动。今年以来，州文化局创作室又相继收到了一些新本。经与作者商议，决定先将修改得比较合适的五个本子编成这个专集。

这五个本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州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其中《红星等十字架》是通过长征途中红军与传教士两种不同信仰的矛盾，揭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放全人类，从而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亿万人民得到新生和幸福的故事。作者选择这个十分难写的题材，并且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把它立在舞台上，使我们不得佩服他们的胆识、技巧和毅力。显然，这个剧本给予我们的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长征精神；作者编写这个剧本的行动过程，也同样体现着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为

之奋斗的长征精神。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剧本参加1991年8月在贵阳举办的首届西南艺术节演出后，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和观众的一致好评。为我州作者再写和写好长征戏开了一个好头。侗戏《官女婿》展示了一个农村妇女为了贪图私利，虔心为女儿选择一个做“官”的青年为女婿，同女儿及其未婚夫发生的矛盾：女儿自己选择的是一个“不争气”的返乡事农大学生为心上人。而当这个大学生被选为乡长后，也並未使那位未来的岳母事事如意。剧本构思新颖，语言诙谐风趣，散发着浓厚的侗寨泥土芳香。1991年10月，这个剧目在广西龙胜举行的第五届侗族文艺会演中被安排在首场演出，为这届会演创造了一个较高的艺术起点，荣获会演组委会颁发的11个单项奖。《琐在深山的爱情》是我州建州30年来十分难得的一部比较成功的苗戏。我州的苗戏最早见于榕江县苗族山民姜开银于1958年根据苗族说唱“嘎白福”改编的小戏《地景奢》。其后专业业余艺术表演团队演出的苗戏多系对兄弟剧种剧目的移植。《锁》剧的出现，打破了苗戏创作和演出的长期沉默，为弘扬和发展我州苗戏艺术做出了贡献。《锁》剧写的是至今在边远苗族村寨尚有遗存的姑表亲习俗给男女青年造成的身心伤害，是对封建礼教发出的最后通牒。题材虽是老的，但他毕竟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剧本的情节合理，细节逼真，语言形象生动，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又有苗族民间歌曲提炼设计的音乐伴奏，所以在黔东南州第10届民族文艺调演和贵州省民族文工队调演等舞台演出时，都收到了相当如意的剧场效果，引起了戏剧界、音乐界等方面专家学者的注目。《香炉山志奇》是一个把神话、风光、风情和民间艺术熔为一炉合成的旅游服务戏。这无疑是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大潮推动下萌发的艺术联想的结晶。《香》剧给已来和要来黔东南的来宾游客提供了一个在州府凯里举目可见，涉足可登的旅游点——香炉山的景观和遗闻导引。它

山上的一石一景赋予了人神交往的感情，使它更加富有诗情和画意。剧本通过一个仙女同一个青年樵夫的纯真爱情，鞭笞了贪得无厌的守财奴和因循守旧的姑表亲，赞美並渲染了苗族民间歌舞的无比美好，以至于使在人们心目中高交无上、完美无缺的天堂也不得到苗族民间来寻找赏心悦目的迷人艺术。《舞溪姻烈》反映的是发生在我州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境内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这个传说在吴敬梓的历史名篇《儒林外史》里都落了重要的一笔。即一个汉族秀才不满朝廷的腐败，立志投身苗乡传播文化。他得到了苗家人民的信赖，成了苗家的女婿。为了保护苗家的生存权利，他被关进监狱。就在官府要对他行刑问斩的前夜，苗胞设计将他从狱中救出，谱写了一曲苗汉人民共同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壮歌。剧情起伏跌宕，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值得一看。

黔东南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是苗戏、侗戏的发源地，是民间歌舞的汪洋，是风光古建和民俗风情的旅游重点，更是经济资源开发的宝地。黔东南的各族人民勤劳智慧，好客有礼，各种题材、体裁的艺术创作资源丰富。我们希望通过这几个本子的印发，引来更多的艺术佳作问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做为出作品、出人才的组织者，我们将在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倡导和支持下，努力创造条件，开垦园地，培植百花，使我州这个五彩缤纷的艺苑争芳斗妍，飘香万里。这就是我们在专集封面上注明“第一集”的原因。

这个专集的编辑和付印，得到了贵州省文化厅、厅创作室和凯里市第二印刷厂的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帮助和指导。我们由衷地表示感谢。对于编辑中的疏漏错讹，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我们热诚期望采用本专集剧本排演的艺术表演团队传来的信息，

目 次

前言	(1 — 3)
红星与十字架 (七场话剧)	袁本文 董 渝 (1)
官女婿 (新编现代侗戏)	梁维安 (53)
锁在深山的爱情 (六场苗歌剧)	潘洪波 (93)
香炉山志奇 (七场神话歌舞剧)	公 愚 (122)
舞溪姻烈 (六场歌剧)	李凡玉 邱宗功 陈书元 (156)

七 场 话 剧

《 红 星 与 十 字 架 》

编 剧：袁本文

董 渝

时间：一九三四年秋

地点：贵州苗岭山区

人 物 表

肖 克，男，二十六岁，红六军团军团长；
王 震，男，二十六岁，红六军团政治委员；
黄大友，男，十六岁，军团长的警卫员；
许有仁，男，二十四岁，红六军团保卫部部长；
周少中，男，二十二岁，红六军团前卫连连长；
孙 青，女，十六岁，卫生员；
余冬生，男，二十五岁，红六军团作战参谋；
勃沙特，男，三十七岁，瑞士籍传教士；
冯林格，女，二十八岁，奥地利籍传教士；
寨 主，男，四十岁，苗寨寨主；
苗族老太太，六十岁，哑巴；
刘中举，男，二十四岁，战俘，国民党军少校参谋；

红军战士、苗民、唱诗班若干

第 一 场

〔雄浑的乐曲声夹杂着密集的枪炮声。

〔大幕在激烈地厮杀声中徐徐升起。

〔一片硝烟弥漫。天是红的，地是红的，尸体也是红的。

〔红军战士与白军士兵肉搏的场面，凝固成若干组雕刻般造型。

〔形态各异的尸体，犹如一尊尊雕塑。

〔在制高点上的一位红军战士挣扎着站起来，将机枪奋力举起，射出最后一梭子弹，便顺着枪杆慢慢地滑下去。机枪仍握在他的手中，枪口直冲天空……。

〔枪声渐渐稀疏，硝烟依旧笼罩着大地，战场死一般寂静。

〔大地构成一幅“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壮画卷。

〔在呼啸的山风中，一位又黑又老又矮又瘦的苗族老太婆悄然而上。她的背上负戴着一只硕大的竹筐，木然地给一具具尸体的脸上盖好一张张广菜叶子，再压上一块块小泥土，然后，把一面有红六军团第五十四团字样的红色军旗取下装进怀里，又从一个白军尸体的脚上脱下鞋子扔进筐里，而后，默默地走去，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静场。

〔画外音：一九三四年秋，一支由七千名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遣队，从江西出发，转战湖南、广西、经过无数战斗之后，进入了贵州苗岭山区。他们面对这险恶的崇山峻岭和十倍于他们的敌人，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突破了敌人的一次次围追阻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开了西征的道路，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一群黑色的人影从舞台正中缓步而上。借助正在燃烧的火光，可以看到手执军刀走在前面的是位红军指挥员，他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同志。

〔面对这一具具尸体，肖克的神情一片茫然。

〔这时，卫生员孙青发现在尸体中有一个人正在蠕动，是一个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红军战士。只见他伸出一支血淋淋的手扑向肖克，疾呼道：“军团长，我们要冲出去！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一阵剧痛，使他昏迷过去。

〔伤员被抬下，余冬生上。

余冬生：报告！十八师正与敌人遭遇，前卫部队已经展开，来电请求行动路线。

〔肖接过电报，抹了一把汗，焦急万分。

肖克：我军已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

〔矮瘦的苗老太上。

肖克：老人家，这里到施秉有多少里路？

〔苗老太不语，只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肖克，不做任何反映。

肖克：那么到黄平、余庆呢？

〔苗老太仍然不语，只摇摇头，默默离去。

〔保卫部长许有仁上。

许有仁：军团长，中央来电。

肖克：念，

许有仁：“务必将你部行动路线、位置及时准确电告中央，勿误朱德。”

肖克：回电：我部进入黔省后，屡屡与敌遭遇，战事频繁，现正迂回于清水江流域。我们因无黔省地图，故行军十分困难。所过地区均系崇山峻岭，道路险恶。这里的苗侗人少有知二三十里以外道路者，无法确定位置。湘、桂、黔敌军正在形成包围防线。计有二十几个团的兵力正从几

个方面向我袭击。部队减员严重，形势十分严峻，十八师正与敌对峙，部队待命作突围准备。速回电指示。任弼时，肖克，王震。

许有仁：（对余冬生）立刻发出去！

〔余冬生下。〕

许有仁：军团长，鉴于目前的形势，取消五十四团的番号，会不会影响部队的士气？

肖克：士气不能靠讲假话来鼓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战士们。这件事已经任弼时同志批准报中央决定。

〔警卫员黄大友上。〕

黄大友：报告军团长！前卫连抓住两个外国洋教士，大鼻子，黄头发。（递过一个皮制手提包）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的东西。

肖克：为什么周连长不来报告？

〔黄大友欲言又止，眼光移向许有仁。〕

许有仁：噢，有人反映周少中连长身上有大烟，是我同意关他的禁闭的。

肖克：他左手两处负伤，是不是用来止痛？

许有仁：我不管他是抽还是用来干什么，眼下部队没有铁的纪律能行吗？

〔黄大友从皮包里掏出一把口琴来吹。〕

肖克：我说过多少遍，不许乱拿战利品！

黄大友：是！（放回包里）。

肖克：先把那两个洋人关起来。

黄大友：已经关起来了，我是来向你报告，（边说边从皮包里拿出迭纸），这是从一个家伙身上搜出来的一张象地图的东西。

肖 克：（漫不经心地）知道了。（突然意识到什么）你说什么？搜到了什么？

黄大友：喏，就是这张象地图的东西。

〔肖克急切地接过去，打开，果然是一张一平米大小的地图。

肖 克：（惊喜地）这是一张……地图！……外国字……是外国地图？

黄大友：那个外国佬说是中国的。

肖 克：不，不象中国的版图。那是……

〔肖克忙取出一本中学生地理课本对照，眼前突然一亮，惊喜万分。

肖 克：是贵州地图！听着，把那个外国人看好，想办法给他弄顿好饭吃，然后，立即带他到军团部，我要见他！

黄大友：是！（急下）。

许有仁：军团长，这合适吗？

——切 光

第 二 场

时 间：批接前场

地 点：临时拘役处

〔黑暗中，一盏昏黄的马灯渐渐拨亮。一位红军哨兵守在那里。

〔红军连长周少中坐在舞台一端，战俘刘中举坐在另一端，中间是一男一女两位传教士。男的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瘦高，金发，手里捧着一本《圣经》，沉默中显出几分不安。女的叫冯林格，身着一件黑色长袍，一头白种人所特有的金发

盘在脑后，眼神里除了惊恐以外，更多的是傲慢。

〔孙青进来送饭。〕

周少中首先接过一大碗红薯大口吃起来。战俘看了一眼，没有食欲。

〔给勃沙特和冯林格的却是米饭，肉菜。〕

勃沙特：冯林格女士，吃点东西吧，这饭菜比我想象的要多。

〔冯似乎马上意识到了一种潜在的危机。〕

冯林格：阿尔弗雷德，你不觉得这些饭菜的出现正预示着什么吗？

勃沙特：你是说……。

〔冯忍不住要哭。〕

孙青：快吃吧，待会儿你们还有事呢。

勃沙特：（终于悟出）天哪！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我们触犯了哪一条法律？

刘中举：唉！可怜的人呐，快吃一点吧，这是上帝赐给你们的最后一顿晚餐了！中国人临死前都有这么一顿。

孙青：不许胡说！

〔战俘悻悻地低下头去。眼睛紧盯着那些肉菜。〕

周少中：孙青，你过来！（指着饭菜）这是怎么回事？

孙青：不知道。可是，也没听说要处决他们……。

周少中：那，这是为什么？！难道老子还不如几个狗特务？为什么给他们又是米饭又是肉？这是他妈的谁决定的？！

孙青：这……听说是军团长……

周少中：是军团长？……真的？

孙青：是的。好不容易才弄来这点东西。

〔周少中愤愤地将红薯摔出去老远。〕

周少中：（发作地）革命革命这是革的什么命！受这份窝囊气！

孙 青：这是命，我能有什么办法？

周少中：没你的事，你走吧！

（〔孙青从地下拣起红薯拍打着上面的灰。〕

孙 青：周连长，你不吃点东西怎么行？

周少中：我……吃不下！

孙 青：眼下部队的处境你都知道，你的伤一直不见好转，你要发火就朝我发好了，我能忍……。

周少中：孙青，我不是……

（〔周少中惭愧地底下头。〕

孙 青：我是担心，这样下去对你的伤没有好处，把绷带打开我看看。

周少中：不用了吧！每次都是用盐水洗，还不如给我再弄点大烟来止止痛呢……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反正都蹲拘留所了，再给我点大烟吧！我已经有好几天睡不着觉了……

（〔孙青看着痛不可支的周少中，心中一阵心酸，强忍住了眼泪。〕

孙 青：周连长，你把绷带打开吧，今天有药。

周少中：哪来的药？

孙 青：……王震同志要我拿给你的。

周少中：这怎么能行！他的伤那么重，身体又那么虚弱 我不能用他的药，拿回去！

孙 青：周连长，王政委特别关照，你的伤口在恶化，高烧一直不退，你一定要……

周少中：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回去你告诉王政委，就说我换过了。

孙 青：用盐水你不肯换，用药你也不肯换……

（〔孙青感到左右为难，急得想哭。〕

周少中：哎呀，你别哭嘛！部队现在缺药，我的伤又不算重，这点药你就先尽重伤员用吧。（见孙还是在哭）好好好我答应换还不行吗？

〔孙青这才破啼为笑。

孙 青：说话算数，我去准备一下，你马上就过来换。

〔周少中答应了，孙青才放心地走去。

〔周少中回到原本的位置时，一阵眩晕，几乎倒下。冯林格欲上前扶他，被周甩开。

周少中：走开！女特务！

冯林格：什么，特务？不，我们不是特务，是牧师，是上帝的使者。抓我们到这里来纯粹的误解。

周少中：误解？你们这些洋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早晚得把你们……处理掉！

冯林格：把我们处理掉？（惶恐地）噢，上帝！我们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鬼地方！难道是上帝的眼睛出了毛病？使我们成了迷途的羔羊……

勃沙特：冯林格女士，不允许你对我主怀疑！别忘了你是个牧师，这突然发生的一切，虽然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可我在想，这也许正是主的意志。

战 俘：别吵了！待会儿到上帝那里就什么都清楚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快点吃吧，就是死了也做个饱死鬼！（伸手撕下一块肉）到了上帝那里也许没有晚餐了。

勃沙特：不许你亵渎我主！我相信他是会解救我出苦难之中的。

刘中举：什么？上帝能够把你们从这里头救出去？笑话！你别白日做梦了！不要说你那个上帝是个外国人，就是中国的观音菩萨也救不了你们。上帝？都是些骗人的玩艺儿！

勃沙特：你！罪人！无知的罪人！（用英语）

冯林格：勃沙特，没有必要和这种人交谈。（用英语）愚蠢的猪猡！

〔刘中举虽未听懂说的是什么，但他认定是在诅咒自己。他略一思索，认为这是争取周少中好感的机会，于是便逼近

冯林格。

刘中举：（冷笑）你这个洋娘们儿，死到临头了还要摆洋人的臭架子！今天叫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刘中举一把将冯如小鸡似的拽进怀里进行猥亵，冯挣脱，回手一耳光打在刘中举的脸上。刘中举恼羞成怒，上去一把将冯的衣领撕开，企图撒野。勃沙特上去阻拦，被刘中举一掌推开，《圣经》落地。勃沙特要去拣时被刘中举踏在脚下。勃沙特无法容忍这种污辱，怒视刘中举。

勃沙特：你要为你这种野蛮的行为负责！

〔刘中举正要动武时，被周少中拦住。

刘中举：周连长，你对这个洋娘们儿感兴趣？我来帮你把她的衣服剥光！

〔刘中举在撕扯冯林格时，她的项链被拽落。

〔刘中举被周少中一拳打出去老远。

周少中：你他妈的是不是人？

〔刘中举不解地从地下爬起来。

刘中举：周连长，你……

周少中：这是在红军里，少来你国民党那一套！

刘中举：（悻悻地）国民党怎么啦？至少抽口大烟不会遭关禁闭！

〔一句话刺痛了周少中。

周少中：你……再说一遍！

刘中举：不说了，不说了。（还在低咕）有句古话“爱兵如子”当兵的在前方卖命，要吃的没有，要喝的没有……

周少中：你懂个屁！你们国民党叫卖命，我们红军这是革命！

刘中举：就算你们是革命吧，总不能革命革得叫自己的弟兄吃红薯，把好饭好菜却让给洋鬼子吧！

周少中：（语塞）这……我们红军的事用不着你管。

〔刘中举从地上拾起冯林格掉的项链。

刘中举：嘿！这个十字架是金的呢！

〔冯林格发现是自己的，向刘索还，刘中举不给。

周少中：还给她，听见没有！（语气中充满很强的威慑力）。

刘中举：（讨好地递给周）喜欢，你就拿去吧。

〔周接过交给冯，冯感激而又不解。

冯林格：谢谢您！

周少中：用不着！你谢谢我？那我成什么人了？

〔冯与勃不解地望着这位红军犯人。

〔黄大友提马灯与卫兵同上。

黄大友：（对勃沙特）请你跟我走。

卫兵：（对勃）叫你呢！跟他走吧。

勃与冯顿时惊恐起来。

勃沙特：冯林格女士，我们将永远分手了。（用外语）

〔二人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冯林格：我不明白，我们犯了什么罪？阿尔弗雷法，你能告诉我吗？

〔勃一言不发，慎重地将那本《圣经》捧交给冯林格。

勃沙特：请你把它保存好，代我向主祈祷，你会找到答案的。

冯林格：勃沙特……。

勃沙特：如果可能，别忘了写封信告诉我的母亲。

〔冯点头，猛地与勃拥抱，挥泪而别。

卫兵：快去吧。

〔黄大友悄悄地从包里掏出一块锅粑给周少中。

黄大友：周连长，这是我给你弄的营养品，（调皮地）你可要好好地承认错误。

〔勃与小黄下。

卫兵：周连长，首长要我把这个女教士带到隔壁祠堂去住，这

儿你看着点，我把她押去就来。

〔卫兵收拾起那些饭菜与冯同下。

〔刘中举见卫兵离去，周少中在吃锅粑，便计上心来。

刘中举：（摸出两块大洋）长官，我太佩服你的军纪了，尤其是你，真称得上一条汉子。

周少中：少来这一套。

刘中举：我一直想……想参加你们的红军。

周少中：（冷笑）你这样的反动家伙也想参加红军？就凭你那幅少爷样能吃得了这份苦头？

刘中举：长官，其实我也是穷苦人出身。不瞒你说，我还和共产党一起参加过北伐呢。真的！哎，都怪我后来误入了歧途。这回你们要是收下我参加红军，我一定效忠共产党，尽犬马之劳，就是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周少中：哼！说得怪好听！

刘中举：若有半句假话五雷轰顶，天诛地灭！为革命，我可以对天发誓！

周少中：行了行了！你就让我歇会儿吧。痛死我了……。

〔周少中疼痛难忍。

〔刘中举环顾四周，确认机会已到，从马靴里取出一块鸦片。

刘中举：我这里有一点鸦片，可以止痛，不知你敢不敢用？

〔疼痛中的周“霍”地站起，欲上前接受，但心中的斗争十分激烈。

——切 光

第 三 场

〔时间：紧接前场。〕

地点：设在破庙里的红六军团指挥部。

〔香案上一支血红的蜡烛在燃烧。〕

〔军团长肖克在一块大石头上磨军刀。〕

〔黄大友押勃沙特上。〕

黄大友：报告，外国老押到。

肖 克：请进。

〔肖克把敞开的衣襟扣上。〕

勃沙特惶恐不安地走向肖克。

〔肖克一边擦军刀一边向勃走来，勃愈加不安。肖克立即意识到了军刀的副作用，将刀插入了刀鞘。〕

肖 克：黄大友，愣着干什么，倒水。

〔黄倒来一碗水，肖克示意给勃，黄勉强地递过去，“给”字说得十分生硬。〕

肖 克（忍不住想笑，对黄）去吧，没你的事了。

黄大友：我要负责你的安全。

〔肖克挥挥手，小黄只得退出。〕

肖 克：（对勃）会说中国话吗？

〔勃点点头。〕

肖 克：可以知道你是那国人，叫什么名字吗？

勃沙特：瑞士人，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中国名字叫博复礼。

（中文说得有些吃力）。〕

肖 克：中国话说得不错。到贵州几年了？

勃沙特：今天整整十年了。（终于忍不住）先生，我不懂，你们